

集部

文艺论评

四库家藏

綱領

曰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

考其情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

澤蓋法性非徒樂舞之於此猶能修其深微之意而

意而傳度禮樂雖立於此猶能修其深微之意而

不過曰怨哀而不怨綠已之詩也其言不過

其言不我思古人俾無訛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

人間詞話

华中大武昌分校图书馆



A0297418



迷指府乐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◎ ◎ ◎

方智范

陈晓芬

〔宋〕

沈义父

审阅 整理 撰



提 要

《乐府指迷》，宋沈义父著。沈义父，字伯时，一字时斋，震泽人，约生活在理宗时。著有《时斋集》《遗世颂》，皆失传。

《乐府指迷》向无单行本，附刻于陈耀文《花草粹编》中，有明万历刊本。《四库全书》著录《乐府指迷》，所据即明刊《花草粹编》。其后清人多有校本，皆源出明刊《花草粹编》。蔡嵩云依据《花草粹编》明刊本及清人金韵仙翻印本，参以《晚翠楼丛书》《百尺楼丛书》《四印斋所刻词》中《乐府指迷》校本，著就《乐府指迷笺释》，对原本讹谬多有刊正。

本书以《四库全书》所录《乐府指迷》为底本，参校蔡嵩云笺释本，一般异文均依底本，唯明显错误，并对理解原文有影响者，据参校本予以改正。

集部

文
艺
评
论

乐
府
指
迷

○ 提 要

总 目 录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|-----|
| 一 | 乐府指迷 | 1 |
| 二 | 词 源 | 7 |
| 三 | 词 旨 | 23 |
| 四 | 词 品 | 35 |
| 五 | 窥词管见 | 143 |
| 六 | 古今词论 | 155 |
| 七 | 花草蒙拾 | 173 |
| 八 | 词 徵 | 185 |
| 九 | 人间词话 | 271 |
| 十 | 蕙风词话 | 293 |
| 十一 | 词论散篇选编 | 431 |

余自幼好吟诗。壬寅秋，始识静翁于泽滨。癸卯，识梦窗。暇日相与倡酬，率多填词。因讲论作词之法，然后知词之作难于诗。盖音律欲其协，不协则成长短之诗。下字欲其雅，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。用字不可太露，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。发意不可太高，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。思此，则知所以为难。子侄辈往往求其法于余，姑以得之所闻，条列下方。观于此，则思过半矣。

凡作词，当以清真为主。盖清真最为知音，且无一点市井气，下字运意，皆有法度，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，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，此所以为冠绝也。学者看词，当以《周词集解》为冠。

康伯可、柳耆卿音律甚协，句法亦多有好处。然未免有鄙俗语。

姜白石清劲知音，亦未免有生硬处。

梦窗深得清真之妙，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，人不可晓。

施梅川音律有源流，故其声无舛误。读唐诗多，故语雅澹。间有些俗气，盖亦渐染教坊之习故也。亦有起句不紧切处。

孙花翁有好词，亦善运意。但雅正中忽有一两句市井句，可惜。

大抵起句便见所咏之意，不可泛入闲事，方入主意。咏物尤不可泛。



过处多是自叙，若才高者，方能发起别意。然不可太野，走了元意。

结句须要放开，含⁽¹⁾有余不尽之意，以景结情最好。如清真之“断肠院落，一帘风絮”，又“掩重关，遍城钟鼓”之类是也。或以情结尾，亦好。往往轻而露，如清真之“天便教人，霎时厮见何妨”，又云“梦魂凝想鸳侣”之类，便无意思，亦是词家病，却不可学也。

如咏物，须时时提调。觉不分晓，须用一两件事印证方可。如清真咏梨花《水龙吟》，第三第四句须用“樊川”“灵关”事，又“深闭门”及“一枝带雨”事。觉后段太宽，又用“玉容”事，方表得梨花。若全篇只说花之白，则是凡白花皆可用，如何见得是梨花。

要求字面，当看温飞卿、李长吉、李商隐及唐人诸家诗，句中字面好而不俗⁽²⁾，宜采⁽³⁾摘用之。如《花间集》中小词，亦多好句。

炼句下语，最是紧要。如说桃，不可直说破桃，须用“红雨”、“刘郎”等字。如咏柳，不可直说破柳，须用“章台”、“灞岸”等事。又用事，如曰“银钩空满”，便是书字了，不必更说书字。“玉箸双垂”，便是泪了，不必更说泪。如“绿云缭绕”，隐然髻发，“困便湘竹”，分明是簟。正不必分晓，如教初学小儿，说破这是甚物事，方见妙处。往往浅学俗流，多不晓此妙用，指为不分晓，乃欲直直说破，却是赚人与要曲矣。如说情，不可太露。

遇两句可作对，便须对。短句须剪裁齐整。遇长句，须放婉曲，不可生硬。

押韵不必尽有出处，但不可杜撰。若只用出处押韵，却恐窒塞。



腔律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,但看句中用去声字,最为紧要。然后更将古知音人曲,一腔三两只参订,如都用去声,亦必用去声。其次如平声,却用得入声字替。上声字最不可用去声字替。不可以上去入尽道是仄声便用得,更须调停参订用之。古曲亦有拗者,盖被句中法中字面所拘牵,今歌者亦以为碍。如《尾犯》之用“金玉珠珍博”,“金”字当用去声字。如《绛园春》之用“游人月下归来”,“游”字^[4]合用去声字之类是也。

前辈好词甚多,往往不协律腔,所以无人唱。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,多是教坊乐工及鬬井做赚人所作,只缘音律不差,故多唱之。求其下语用字,全不可读。甚至咏月却说雨,咏春却说凉^[5]。如《花心动》一词,人目之为一年景。又一词之中,颠倒重复,如《曲游春》云“脸^[6]薄难藏泪”,过云“哭得浑无气力”,结又云“满袖啼红”。如此甚多,乃大病也。

作词与诗不同,纵是用^[7]花卉之类,亦须略用情意,或要入闺房之意。然多流淫艳之语,当自斟酌。如只直咏花卉,而不著些艳语,又不似词家体例,所以为难。又有直为情赋曲者,尤宜宛转回互可也。如怎字、恁字、奈字、这字、你字之类,虽是词家语,亦不可多用。亦宜斟酌,不得已而用之。

腔子多有句上合用虚字,如嗟字、奈字、况字、更字、又字、料字、想字、正字、甚字,用之不妨。如一词中两三次用之,便不好,谓之空头字。不若径用一静字,顶上道下来,句法又健,然不可多用。

近时词人,多不详看古曲下句命意处,但随俗念过便了。如柳词《木兰花》云“拆桐花烂漫”,此正是第一句不用空头字在上,故用拆

集部

文
艺
评
论

乐

府

指

迷



字，言开了桐花烂漫也。有人不晓此意，乃云此花名为拆桐，于词中云“开到拆桐花”，开了又拆，此何意也。

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，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，遂借东坡、稼轩诸贤自诩。诸贤之词，固豪放矣，不^[8]放处，未尝不叶律也。如东坡之《哨遍》、杨花《水龙吟》，稼轩之《摸鱼儿》之类，则知诸贤非不能也。

寿曲最难作。切宜戒寿酒、寿香、老人星、千春百岁之类。须打破旧曲规模，只形容当人事业才能，隐然有祝颂之意方好。

词中用事使人姓名，须委曲得不用出最好。清真词多要两人名对使，亦不可学他。如《宴清都》云“庾信愁多，江淹恨极”，《西平乐》云“东陵晦迹，彭泽归来”，《大酺》云“兰成憔悴，卫玠清羸”，《过秦楼》云：“才减江淹，情伤荀倩”之类是也。

古曲谱多有异同，至一腔有两三字多少者，或句法长短不等者。盖被教师改换，亦有嘌唱一家，多添了字。吾辈只当以古雅为主，如有嘌唱之腔，不必作。且必以清真及诸家目前好腔为先可也。

词中多有句中韵，人多不晓。不惟读之可听，而歌时最要叶韵应拍，不可以为闲字而不押。如《木兰花》云“倾城。尽寻胜去”，城字是韵。又如《满庭芳》过处“年年。如社燕”，年字是韵。不可不察也。其他皆可类晓。又如《西江月》，起头押平声韵，第二第四就平声切去，押仄声韵。如平声押东字，仄声须押董字、冻字韵方可。有人随意押入他韵，尤可笑。

词腔谓之均。均，即韵也。



作大词,先须立间架,将事与意分定了。第一要起得好,中间只铺叙,过处要清新,最紧是末句,须是有一好出场方妙。作小词只要些新意,不可太高远,却易得古人句,同亦要炼句。

初赋词,且先将熟腔易唱者填了,却逐一点勘,替去生硬及平仄不顺之字。久久自熟,便觉拗者少。全在推敲吟嚼之功也。

咏物词,最忌说出题字。如清真梨花及柳,何曾说出一个梨、柳字。梅川不免犯此戒,如《月上海棠》咏月出,两个月字,便觉浅露。他如周草窗诸人,多有此病,宜戒之。

- [1]含,原作“合”,据蔡嵩云笺释本改。
- [2]不俗,蔡嵩云笺释本“俗”字下有“者”字。
- [3]采,原作“探”,据蔡嵩云笺释本改。
- [4]字,原作“人”,据蔡嵩云笺释本改。
- [5]凉,蔡嵩云笺释本作“秋”。
- [6]脸,原作“賒”,据蔡嵩云笺释本改。
- [7]用,蔡嵩云笺释本无“用”字。
- [8]不,蔡嵩云笺释本“不”字下有“豪”字。

集部

文
艺
评
论

乐

府

指

迷



词源

◎ [宋] 张炎
◎ 陈晓芬
◎ 方智范

审阅 整理 著



提 要

《词源》，宋张炎著。张炎（1248～1314？）字叔夏，号玉田，又号乐笑翁，临安人。有词集《山中白云》八卷。《词源》原有上下两卷，卷上讨论词乐，与曲乐有关；卷下主要是词的理论批评，符合文艺批评分类体例，本书即收录下卷。

《词源》在元明两朝均无刻本，藏书家亦未有著录。陈继儒《秘笈》载有《词源》半部，然误以为《乐府指迷》。至清嘉庆庚午（1810）年，江都秦恩复据元人钞本正误刊行，《词源》始有刻本。道光戊子（1828）年，吴县戈载据嘉庆本勘订谬误，以校定本复加厘刻。其后通行的《词源》版本如伍崇曜刊本、许增刊本、吴梅校本皆据此本重刻。蔡嵩云以伍、许二本对勘，参以盩山图书馆所藏元钞本，著就《词源疏证》。

本书以道光戈载校秦恩复刻本为底本，以蔡嵩云疏证本为参校本，凡有异文，一般依据底本，仅对直接影响文意而明显错误者，据蔡本作改正。

集部

文
艺
论
评

词

源

○ 提要

目 录

音谱	11
拍眼	12
制曲	13
句法	13
字面	14
虚字	14
清空	14
意趣	15
用事	16
咏物	16
节序	17
赋情	18
离情	19
令曲	19
杂论	19
杨守斋作词五要	21

集部

文艺
论
评

词

源

○目
录



古之乐章、乐府、乐歌、乐曲，皆出于雅正。粤自隋唐以来，声诗间为长短句。至唐人则有《尊前》《花间集》。迄于崇宁，立大晟府，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，审定古调，沦落之后，少得存者。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。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、引、近，或移宫换羽，为三犯、四犯之曲，按月律为之，其曲遂繁。美成负一代词名，所作之词浑厚和雅，善于融化诗句，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，可见其难矣。作词者多效其体制，失之软媚，而无所取。此惟美成为然，不能学也。所可仿效之词，岂⁽¹⁾一美成而已。旧有刊本《六十家词》，可歌可诵者，指不多屈。中间如秦少游、高竹屋、姜白石、史邦卿、吴梦窗，此数家格调不侔，句法挺异，俱能特立清新之意，删削靡曼之词，自成一家，各名于世。作词者能取诸人之所长，去诸人之所短，精加玩味，象而为之，岂不能与美成辈争雄长哉。余疏陋謏才，昔在先人侍侧，闻杨守斋、毛敏仲、徐南溪诸公商榷音律，尝知绪余，故生平好为词章。用功逾四十年，未见其进。今老矣，嗟古音之寥寥，虑雅词之落落，僭述管见，类列于后，与同志者商略之。

音 谱

词以协音为先，音者何，谱是也。古人按律制谱，以词定声，此正声依永律和声之遗意。有法曲，有五十四大曲，有慢曲。若曰法曲，则以倍四头管品之（即单篳也），其声清越。大曲则以倍六头管品之，其声流美。即歌者所谓曲破，如《望瀛》，如《献仙音》，乃法曲，其源自唐来。如《六么》，如《降黄龙》，乃大曲，唐时鲜有闻。法曲有散序、歌头，音声近古，大曲有所不及。若大曲亦有歌者，有谱而无曲，片数与法曲相上下。其说亦在歌者称停紧慢，调停音节，方为绝唱。惟慢曲、

引、近则不同。名曰小唱，须得声字清圆，以哑筚篥合之，其音甚正，箫则弗及也。慢曲不过百余字，中间抑扬高下，丁、抗、掣、洩^[2]，有大顿、小顿、大住、小住、打、搯等字。真所谓上如抗，下如坠，曲如折，止如槁木，倨中矩，句中钩，累累乎端如贯珠之语，斯为难矣。

先人晓畅音律，有《寄闲集》，旁缀音谱，刊行于世。每作一词，必使歌者按之，稍有不协，随即改正。曾赋《瑞鹤仙》一词云：“卷帘人睡起。放燕子归来，商量春事。芳菲又无几。减风光都在，卖花声里。吟边眼底。被嫩绿、移红换紫。甚等闲、半委东风，半委小桥流水。还是苔痕滴雨，竹影留云，做晴犹未。繁华迤邐。西湖上、多少歌吹。粉蝶儿、扑定花心不去，闲了寻香两翅。那知人一点新愁，寸心万里。”此词按之歌谱，声字皆协，惟扑字稍不协，遂改为守字，乃协。始知雅词协音，虽一字亦不放过，信乎协音之不易也。又作《惜花春起早》云“锁窗深”，深字意不协，改为幽字，又不协，再改为明字，歌之始协。此三字皆平声，胡为如是。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，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，故平声字可为上入者，此也。听者不知宛转迁就之声，以为合律，不详一定不易之谱，则曰失律。矧歌者岂特忘其律，抑且忘其声字矣。述词之人，若只依旧本之不可歌者，一字填一字，而不知以讹传讹，徒费思索。当以可歌者为工，虽有小疵，亦庶几耳。

拍 眼

法曲、大曲、慢曲之次，引、近辅之，皆定拍眼。盖一曲有一曲之谱，一均有一均之拍，若停声待拍，方合乐曲之节。所以众部乐中用拍板，名曰齐乐，又曰乐句，即此论也。《南唐书》云：“王感化善歌讴，声振林木，系之乐部为歌板色。”后之乐棚前用歌板色二人，声与乐声相应，拍与乐拍相合。按拍二字，其来亦古。所以舞法曲、大曲者，必须以指尖应节，俟拍然后转步，欲合均数故也。法曲之拍，与大曲相类，每片不同，其声字疾徐，拍以应之。如大曲《降黄龙》《花十六》，当用

十六拍。《前袞》《中袞》，六字一拍。要停声待拍，取气轻巧。煞袞则三字一拍，盖其曲将终也。至曲尾数句，使声字悠扬，有不忍绝响之意，似余音绕梁为佳。惟法曲散序无拍，至歌头始拍。若唱法曲、大曲、慢曲，当以手拍。缠令则用拍板。嘌吟洗唱诸公调则用手调儿，亦旧工耳（此句似有误字）。慢曲有大头曲、叠头曲，有打前拍、打后拍，拍有前九后十一，内有四艳拍。引、近则用六均拍，外有序子，与法曲散序、中序不同。法曲之序一片，正合均拍。俗传序子四片，其拍颇碎，故缠令多用之。绳以慢曲八均之拍不可，又非慢二急三拍与三台相类也。曲之大小，皆合均声，岂得无拍。歌者或敛袖，或掩扇，殊亦可哂。唱曲苟不按拍，取气决是不均⁽³⁾，必无节奏，是说非习于音者，不知也。

制 曲

作慢词，看是甚题目，先择曲名，然后命意。命意既了，思量头如何起，尾如何结，方始选韵，而后述曲。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，须要承上接下。如姜白石词云：“曲曲屏山，夜凉独自甚情绪。”于过片则云：“西窗又吹暗雨。”此则曲之意脉不断矣。词既成，试思前后之意不相应，或有重叠句意，又恐字面粗疏，即为修改。改毕净写一本，展之几案间，或贴之壁，少顷再观，必有未稳处，又须修改。至来日再观，恐又有未尽善者，如此改之又改，方成无瑕之玉。倘急于脱稿，倦事修择，岂能无病，不惟不能全美，抑且未协音声。作诗者且犹旬锻月炼，况于词乎。

句 法

词中句法，要平妥精粹。一曲之中，安能句句高妙，只要拍搭衬副得去，于好发挥笔力处，极要用工，不可轻易放过，读之使人击节可也。